

贝拉新浪漫经典之二

贝拉神秘园

清纯凄美挣扎缱绻的情爱故事

Bella 贝拉 著

Bella's Secret Garden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贝拉神秘园/(加)贝拉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5402-0896-1

I. 贝… II. 贝… III. 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760 号

责任编辑:王 莉 张红梅 倪新玉

特邀编辑:白 烨

贝拉神秘园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80 × 1230mm 大 32 开本 9 印张 190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这是一部百分之百中国版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通篇弥散着一种哀伤、苍凉和浪漫的调子，在北欧午夜太阳国，请看吧，一个中国女人深藏在心中的爱之火是怎样渐渐燃烧的……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章 午夜太阳国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走进挪威森林 | 003 |
| 二 寻找“神秘园” | 014 |
| 三 脚趾在舞蹈 | 021 |
| 四 巴黎少年心 | 030 |
| 五 爱情的极地 | 039 |
| 六 苦魂与欲火 | 051 |
| 七 农庄客 | 056 |
| 八 挪威魅影 | 064 |

第二章 憔悴丽人心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一 卡萨布兰卡 | 077 |
| 二 美与色 | 089 |
| 三 空灵如泻 | 094 |
| 四 天使的歌声 | 096 |
| 五 手指与钢琴 | 103 |
| 六 东方的体味 | 107 |

七 揉碎的太阳季节	118
八 一枝烟的温柔	122

第三章 灵与欲的舞蹈

一 圣白色的精灵	133
二 塞纳河无眠	138
三 Paris Blue	143
四 心灵的驿站	150
五 哭泣的长夜	154
六 农夫,我爱你	159
七 白玫瑰网友	165
八 再见, Peter	169

第四章 泪洒相思地

一 农夫的十二封 E-mail	183
二 触摸	205
三 贝拉的总统套房之夜	210
四 “9·11”一周年	225
五 纽约的声音	234
六 烛光下的承诺	239
七 画展	246

午

夜

太

阳

国

第一章

— 走进挪威森林

每人都有自己的森林
也许我们不曾去过
也许只在梦中见到
但它在那儿
总在那儿的
遗忘的人迷失了
相爱的人会相逢

写完《“9·11”生死婚礼》^①后,整个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。爱人魂断纽约,使得新嫁娘的我仿佛是断崖上急泻的瀑布,跌落进无底的深渊了……

今天再回过头去看那些日子,真无法想像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,当时,我的整个儿身心都浸泡在漫无边际的冰水里,那是我生命

① 即《天国的婚礼》,《“9·11”生死婚礼》为台湾版书名。——编者注

中死一般的光秃秃的荒季。

至今,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情景,还时常不断地在我的眼前刺目地划闪着:那个发了疯的女人是怎样地在风雪交加中死命地狂奔……随后在一个木屋的门口倒下……孤零零的她都淋得湿透了——女人和那世界的街道……她陷在暴雨惊雷过去后的茫茫黑夜之中,一阵大醉初醒后的虚脱……

所以,无论这本书倾诉了什么,生与死、爱与性,吞噬生命中的未知以及跨越种族之爱的铭心刻骨,那都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心灵的治疗、拯救和释放而写的,当然更是为了献给我不朽的情人格兰姆——因为我一直感觉着他从遥不可及的高度俯视着世界的透明视线,与地面上农妇祈雨般仰望天空的我那悲望的眼神交接着。

在经历过生命像海浪一样起落不定的翻腾之后,我的人生进入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之中。

此刻,我在被大海与森林包围的挪威奥斯陆(Oslo, Norway),是的,我真正走进了挪威的森林(Norwegian Wood)。

传说,挪威的森林是一片大得会让人迷路的森林,那种人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巨大原始森林。

当然,这只是传说罢了,而且,我置身的这片距离奥斯陆市中心一百七十公里的森林区,也不知是不是人们所指的挪威的森林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上了一年纪的挪威人打听。

“嗨,这片森林是不是当年‘甲壳虫’乐队所唱的那首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所指的森林?”

他们总是两手一摊,耸耸双肩,做出一副漠然不知的神情:

“不知道。”

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挪威国土上的森林，都称为挪威的森林呀！”

“挪威处处是广袤的森林，挪威的森林就是指茂密横阔的自然森林。”他们说。

该如何向你描述我眼前这片迷人的森林呢？

那是山脚下一处寂静的山林，冬日树木的萧疏在渐渐褪色、森林在春意里慢慢地变绿，由浅到深，林中空地上迷漫着淡蓝色的轻雾，远处会传来时断时续不知名的鸟鸣，那真是一个使人流连忘返的地方，也确实是一个令人容易迷失的地方。

在茂密的森林的中央地带，我常常黯然独自站立，像一棵树默默地伫立在深处，体验着残存的孤独况味。

风拂起了我的秀发，难以言状的感怀从肌肤那细微的毛孔散发出来，所有痛的悲哀、爱的记忆都像一缕孤影在晨风中远逝了，在故事的尽头，融入漫无际涯的黑暗边界。

挪威的森林，我来了，我从遥远的东方，穿越梦中的拱道，投奔到你怀抱里来了。

我扑向你，展开着双臂扑入你怀抱，臂的尽头是两片如绿叶般鲜嫩又如莲藕般丰润的手，轻盈而优雅地往空中伸展；零乱的长发随森林里的杂草一起飞舞，双腿犹如疾风厉雨中腾跃的小鹿，哦，挪威的森林，我梦中的爱人。

“将来，我要在夏天的挪威森林娶你，让你成为森林的新娘。”

那不是海天回荡在山谷间的声音？当这位日本男孩攀上富士山，纵身跳崖的刹那，他哆嗦而苍白的唇一定重复着这句誓言。

我无法遏止的泪啊，陪葬着我至爱的英魂……

其实那个初冬的浅草，风刺痛的是我们的青春，忽然觉得美好的总是悲剧，就像村上春树《挪威的森林》里，可爱的人物都死了。

闭上眼睛，少女的我，还有大男孩的他回来了。

那是东京大学的赤门，那是一群穿着私校制服的高中生，那个从歪斜斜的队伍里探出来的大男孩脑袋，那双朝我羞怯地张望的眼睛。

当我注视他的时候，脑袋却又迅速缩了回去……

终于，我们在冰凉的榻榻米上相遇，我们的身体在沸腾的青春里燃烧。那夜之后，十九岁的海天就成了一个小男子汉了。

“我要娶你，纯洁，我一定要娶你，在挪威的森林。”当他激情地说着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倚在他的胳膊上，没有做声，然而，我的眼泪分明已落了下来，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，我可以微微感觉出他的呼吸，突然，他抓住我的一只手，将它插入他的大衣口袋，他用手紧紧握住我，那么有力，生怕我要逃似的。

一阵冷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我背过身停下来紧挨着他，簌簌发抖，两侧的耳环不时闪闪烁烁地摇动，而他双手环绕着我，搂我在怀，用身子挡着风……

“纯洁，你说话呀，说嫁给我。”

我点点头，在风中，我们哭着吻着抱作一团。

可是，我终究没能当成他的新娘，其实，我已经为他披上了婚纱，但是，那场东京的婚礼成了人间一幕悲喜剧，女主角的我成了遭劫的新娘。

后来，在我还没成为真正的新娘前，他竟然已葬身于高山峡谷之中。那一刻，其实我知道我生命中一个最纯粹的角落坍塌了，但未曾预料到今生的我，却永远当不了新娘了。



哦，我的爱，格兰姆。

在世纪交替的风雪圣诞之夜，在纽约第五大街一家法国餐厅，我最爱的华尔街情人啜饮了一口红酒，将一条已被我打开包装盒、作为圣诞礼物送我的白金钻链挂在我的颈脖子上。

“亲爱的，那就说定了，我们将来去挪威森林度蜜月……”坐在对面的我，凝视着他那双闪着森林绿和大海蓝光泽的眸子，心中燃烧起爱的火焰……

火焰，火焰，爱情的火焰又怎能抗衡世贸的火焰？

剩下的只有我那破碎的心和孤独之魂。

鼻子一酸，想哭……

挪威的森林环山面海，林中大小湖泊镶嵌其中，绝对是个安置纯净心灵的世界；北极光的美，深入高山的格壤格尔峡湾以及特隆海姆一带，无不具有一种天然极致之境的意味；我仰慕挪威，还似乎与六十年代中期“甲壳虫”乐队（The Beatles）演奏的那首著名的《挪威的森林》有关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出生的岁月，我固执地相信，那时的天空飘着的是这首动人的旋律，而不是风云激荡中革命歌曲的节奏，为此，日后的我始终将这首歌当作是迎接我来到世上的第一支美妙圣乐，少女时代的我经常一边听歌，一边幻想自己就是那个男孩幻觉中缥缈的女孩，我还一直记得那歌词呢：

很久以前，我拥有那女孩

哦不，或许应该说我是

“那女孩的男孩”

她带我参观她的房间

很棒吧，简直就像置身于挪威的森林

“慢慢地看吧，到你想去的地方……”

她这么说着

我浏览四周

猛然发现这屋子里

一张椅子也没有

……

第二天醒来

发现房间里只有我一人

鸟儿也飞走了

于是我生了一个火

这难道不好吗

在这挪威的森林

这首歌，后来在八十年代，让日本的一个叫村上春树的作家找到了灵感，创作了一部同名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。其实歌或者小说都与真正的挪威，挪威的森林毫无关系；但当年那个想像自己就是男孩“梦幻中女孩”的我，却在发生这惊骇的生死婚礼后穿越千山万水，悄悄隐身于这一片自然的绿阴里来了。

我喜欢整个挪威散发出的浓郁的北欧神话的味道，以及如宇宙树林般的那一片广袤。但这些都还不是我在冥冥之中被牵引着来的原因，不是的，都不是的。

听我慢慢说下去吧。

在挪威的日子里，我在森林中租了一个木屋，过起俭朴而简洁



的生活来。我总是赤着脚歪着头，像小女孩般伫立在窗前，一直凝视着落在森林里的雨，狂烈的雨。

我在想我那在天国的蓝眼睛情人，是否知道我躲在挪威的森林里看雨？

“你到哪里去了呢？”他总是这样问我的。

亲爱的，此刻该是我来问你了：“你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？我的爱，你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告诉我，我的心。”

我的在天堂的爱人，你知道吗？日复一日，一次又一次，你让我心如刀割，疼痛难当，我的伤口从没有停止过渗血，没有。

在蒙眬的山腹间，我总是陷入迷雾中无法前行；

在拥有多处弯道的高速公路上，我的驾驶盘突然就会失去了方向；

在寂寞的森林尽头，我独自扑在树上伤心地痛哭；

在死了无数次的大海深渊前，我含泪仰望天穹，干裂的嘴唇喃喃地唤着你的名字；

放眼望去的，是鲜血从树枝上点点滴滴落；

我不敢走近墓园的入口，因为我的心中就有一条蒲公英铺满的墓道……

亲爱的，请对我说，我还要走多少路，才能找到你？

我心中的鸽子要飞越多多少海洋，才能栖息到你的沙滩上？

格兰姆，我最亲爱的，记住，无论我在哪儿，无论我遭遇什么，你在我心里都是无法替代和超越的。

我的前方都是路，坐在从奥斯陆 Gardermoen 机场去京城中心的高速列车上，我的手托着腮，忧郁的目光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景

致，一直在沉思：是啊！我活着，就还会再爱，你知道的，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来说，活着与爱着，它们从来就是一对连体婴儿，不是吗？我幸福是因为我爱着，我痛苦是因为我爱过。所以从与异性的邂逅开始，握手，凝视，拥吻，做爱——沉醉于他人的激情欲望和自己原始的荒原中……

那些都是我的路啊，长长的，一步一步地走，但最终走到的是你的天堂。

知道 John 吗？那是另一颗承受苦难的美国灵魂。

当今天，随着几下怯生生的叩门声，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木屋前时，我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我微微张开嘴唇，茫然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仿佛自己是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。

“My God…”我用右手按在自己微微张开的嘴唇上，瞪大眼睛，一时竟不敢相信。

“是不是像天外来客？”他笑道。

“你真能找到这里？”

“有地址的，这算什么，就是你躲在森林的树里，我也能把你找出来。”

“瞎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”我这才把他迎进门来。

“就是可能，我能够闻到你的味道。”

“该不是山羊肉味道吧？”

“爱情味道。”

他扔下行装就一把紧紧地拥抱了我……

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来到奥斯陆，那曾是一团消失了的红红的摇曳的光点，那也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伟岸的身影，落在了二月



底——故乡黄浦江之滨的机场。

“真没想到，这么快就见到你了。”我在他的怀抱里说。

“度日如年啊！你不知道离开你的每一天我是怎么过的，从离开上海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了，亲爱的，我太想你了。”John 抚摸着我的秀发说。

我闭上眼睛，任由泪水淌下，他的吻不断地慰藉着我。

我心想，真对不起，我其实可以更早见你的，而我眼前也曾晃过你的背影，你没想到吧，我在你离开上海不久，就悄悄去过纽约了呀，对不起，John，我无法在纽约已化为平地的“世贸”前，面对你的泪光，那太困难了。

请原谅我吧，在你的悄然不知中，我驾驶的车也曾在你位于纽约长岛的家门前减速下来，随后慢慢地朝前移动，而一颗心却加剧地跳动着……

对不起，我没有为你停留，更没有叩响你的门铃给你一份惊喜，因为我对你的感情太复杂了，你是我的天涯人，你是我的同命鸟，我那颗悲伤的心还无法向你敞开，我还无法真正纯粹地爱你。请原谅，John，请原谅……

在我到达挪威的第七天，我们重逢了。

孤人在异乡，带着不堪回首的凄凉，John 的到来，让我产生一种心灵的依托，我真的需要他的声音他的慰藉。

我们手挽着手在林间散步，在挪威的森林里深深呼吸，我们远离了都市的喧嚣，在林木繁茂的山野，站成两棵缠绕的树。

入夜，在那张奇大无比（宽比长更长）的木床上，我们从打开的窗户中，呼吸着从森林里吹来的夜风，两个身子躲藏在金黄色的布

棉被下，双双抱作一团，似乎要掀起层层波浪，波浪起伏的涌动又恰似麦浪滚滚……

可是，就在他要进入时，不知怎的，我突然又想起了格兰姆，感觉他好像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深情地看着我，挥也挥不走似的……

瞬时，压在我身上的男人不是 John，而成了格兰姆了。

我又一次跌入了恍惚的幻境，我努力让自己从坠落中醒过来，我的天哪！这两个美国男人完全是不同的精神风景，格兰姆是一泓忧郁的海洋，有点悲情；而 John 是一轮温暖的太阳，豁达乐观；两人长得也不像，却都能带给我如此纯粹的肉体感受，甚至那阵阵而来的如丛林般的气息，声声轻唤我甜心宝贝的蜜一般的耳语，层层席卷的湿吻都如出一辙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我身上的 John 就是格兰姆，百分之百的是他。

不知从哪儿来的巨大的力量，我一下子从他的身子下挣脱出来，我如同一只受惊的青蛙般跳到床下，一骨碌地冲进洗手间。

整个人，从头到脚，都淋在“哗哗”的冷水中，我要冲走身体里那火一样的欲望，我不能让 John 受一点委屈，这对他不公平，他是他，他并不是格兰姆的替身，我宁可舍去肉欲的喜悦，而保持在精神上对他的眷恋，如果这辈子我在他怀中时都会不期然地幻觉是格兰姆的话，我就再也不与这位我已经喜欢上的男人翻江倒海了。

拒绝他进入我的身体，正是为了让他真正地进入我的心灵；从他的热望中逃脱，恰恰说明我心里真正愿意爱了，它是一道呈现在我精神峡谷里的光亮。

当我赤身裸体，只披上一条浴巾走到那张木床前，John 已经没有了踪影，我打开门，匆匆披上一件风衣就冲进了夜色中的森林，我